

我有我天空 - 第 6 集 - 梁偉培 - 雖然失明，仍要感恩無埋怨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培 梁偉培

W：歡迎各位聽眾回來「我有我天空」這個時間。不知道這次會否是退休人士呢？
旁邊的聽眾你退休了沒？

培：退休了。

W：常言道「退而不休」。在我身邊這朋友剛好反映這四個字，他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——梁偉培，培叔，你好。

培：你好，陳衍泓。

W：你好。培叔是一位視障人士。現時你的視力狀況是怎樣的？

培：現在的視力可以說是一天黑、一天光，醫生也不知道我是什麼事；是青光眼。今天來接受你訪問的時間看出來是一塊黑漆的，當我明早睡醒眨開眼是全部一塊光，但是看不到任何東西。當我做運動左右手擺動時，也有看到一個影子是郁動著的，其他例如文字就看不到了。

W：那麼你是先天還是後天呢？

培：後天、後天。

W：即是以前就……

培：是退休後慢慢轉差的，天主給我很大的恩寵，就是當我完全退休讓我慢慢接受這視力的衰退，若果說詳細點：我在二〇〇一年退休後去檢查眼睛，當時是在銅鑼灣的私家醫生診所。梁醫生就說「梁生，你的視力只餘一成，很危險！不如我寫轉介信給你到眼科醫院排隊。」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是私家醫生。要做手術的話，到養和醫院的費用會很昂貴。梁醫生非常有醫德，寫了轉介信給我到眼科醫院排隊，二〇〇一年排隊，二〇〇二年便叫我做白內障手術。

W：那時你患了白內障。

培：手術後覺得沒有什麼，看東西看得很清楚，當時完全不懂有戒心，覺得 OK，沒什麼事，誰知一直轉差下去。到了二〇〇四年某天的下午，在床上休息時

我突然驚覺，若這樣下去始終有一天會看不到。——即時不知道為什麼——可能是天主給我的恩寵，叫我「不如打電話給香港盲人輔導會」有這樣的聲音提起我，——我便立即打電話去，致電後當時社工翁姑娘很快便要約見我，約見我後在二〇〇五年讓我開始學習。為什麼我認識香港盲人輔導會呢？其實在八十年代我已在這個會做義工的了。

W：以前已經知道有一個復康中心。

培：當時我不知道是復康中心，我知道有圖書館。

W：是。

培：因為那時在加連威老道。

W：尖沙咀。

培：加連威老道在尖沙咀，圖書館當時的負責人「左太」接待我，亦讓我拿些書回去錄音，很幸運，我的錄音書有一本叫「唐山大地震」，到現在圖書館仍有我的版本；我很開心。差不多三十年前的錄音，竟然還保存起來，當時有十多盒錄音帶的，現在可以變為一張 CD 光碟，方便、簡單得多。龍景輝也會借來聽，

W：明白。培叔，你說以前你看到東西，以前做什麼工作呢？

培：我是教書的。一九五九年教書，很早期的。

W：是第一份工作？

培：是，我當時教私校，五十年代香港很窮的，我出來便教私立學校，那時叫「德明」。

W：「德明」。

培：「德明」是僑校，當時很有名的。

W：是中學還是小學？

培：中、小學也有的。當時我以小學為主，很多謝給予我在那裡服務，我在那裡

服務了也有四年。

W：接著便轉了去……？

培：四年後我便轉了別處，當年的薪金其實真的算不錯。

W：四年。

培：在那年代的薪金有六百元是很高的了。

W：很厲害。

培：後來我放棄不做，去了服務另外一間基督教小學，天光道。

W：天光道。

培：閩光，現在仍在。由六百多元跌到了二百多元，年輕不緊要；沒所謂。當時有這樣的衝動，是因為當時我還未結婚，未結婚負擔沒有那麼重。

W：輕鬆一點。

培：是啊，輕鬆點。

W：一直也在那間學校教？

培：又不是，在那裡做了很短時間，半年左右。我又轉到另外一間，那間現在已經不在了，但是林煥光那時也好像……

W：平機會會長。

培：平機會主席也在那裡畢業的，就是威靈頓英文中學，我又在那裡服務了兩年，兩年後我又不做了。

W：又轉到哪裡去？

培：又轉到另一間中學。

W：今次是中學了。

培：是啊，是中學。威靈頓那裡也有中學，有中、小學的，中、小學也教過課。

W：但是以我所知你轉轉折折不單在市區教書，港島區、九龍區也教過，還去了離島。

培：是啊。

W：離島是哪間學校呢？

培：大澳的一間天主教區的教區小學，是津貼小學，名稱「永助學校」，即是永遠幫助 Perpetual help；永遠幫助他人。這間天主教教區小學在那地區很有名，不單只在大澳，在整個大嶼山都是很有名的。

W：應該較少學生的了。

培：不是，那時候非常多。為什麼呢？我入去那兒工作的時候是一九六八年，一九六八年六十年代大澳區很多學生，單是小學也有四間，每間學校都滿額。你知道大嶼山區的學校不會太大，我們竟然能夠有五百多名學生，每一間也是有五百或以上學生，你便計算得到只是小學生已有二千多人，我們那間就是最多學生的學校，那裡有十二班，在離島區、新界來說是一間不小規模的學校，一直做了三十二年。

W：都是在那間學校？

培：在那裡做了三十二年，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做那麼久？第一，我喜歡寧靜的生活；第二，我一直升職，由老師變到主任，由主任變到副校長，副校長變到校長。

W：真的步步高陞。

培：感謝天主，我就是從來不會與人競爭升級的人，我服務了六年教育署便奇奇怪怪多開了一個主任位。

W：即是你工作中的那間學校？

培：是啊。當時就是由同事自己選出來的，剛巧我便被人選了出來，我是最多票數的一個，很順理成章成為主任。做了主任幾年後，突然教育署又再開設多

一職位——副校長，增設副校長位給有十二班的學校，我又順理成章由主任升為副校長。最神奇的是做了副校長幾年後，校長突然說不做，去做福音工作；做傳道員了。他去法國那邊受訓，便叫我接替。當時我說「我不想做校長，我喜歡教書啊！」因為我興趣是教書，後來他跟校監李神父說，李神父考慮了一年便來找我說「你做啊！沒人可以接這個職位的。」我說「或者其他學校，因為我們教區小學有幾十間的，或者有其他學校的人來做校長，再看看有沒有人申請才算吧。」很神奇地沒有人申請。

W：便選了你？

培：他說「你做吧。」因為我們要去見 Boss 的，我說「如果真的保證我見 Boss 一定得，我便去見。」

W：哈哈！那時你也挺囂張。

培：不是、不是囂張，因為我的志願意是教書，而不是想做行政的工作。

W：如果你這樣說，即是你很坦白。

培：如果去應徵、去見 Boss，見完後拒絕我的申請見來就沒有意思，我說「不如不見。」不知道他們怎樣跟上層溝通，我真的要去見，見 Boss 當時是華仁做主席的。

W：要過很多關的了。

培：見委員時也有十個、八個在場的，看一下我的資料，問一下我問題。

W：做了校長當然是日理萬機。你剛才說喜歡寧靜，為什麼你會那麼喜歡寧靜呢？

培：因為我個性不喜歡跟別人爭，與世無爭。我跟朋友、同學、親戚說過：「有什麼喜慶的話，不要邀請我。」

W：噢。

培：因為我路途遙遠。

W：要回市區。

培：當時沒有青馬大橋，一定要乘船的，由中環乘船到大澳是兩個多小時，當時一天只得三個班次，所以邀請我也來不到。我喜歡寧靜，那時結婚了不久，我一九六七年結婚，一九六八年便去了那裡工作，接著小朋友出世，那裡的環境很清靜、很寧靜，我很喜歡那裡的環境。

W：你說說，大澳有些什麼特色令你那麼喜歡呢？

培：大澳最特色，我想全香港的聽眾也知道：有棚屋。

W：棚屋。

培：棚屋最出名，亦有很多的寺廟。對離島和新界東來說，大澳是最多神功戲的地方。

W：七月節。

培：很多的，有關帝廟、福德宮、侯王廟、新村廟，很多廟宇每年也有神功戲做，最大一台就是侯王廟。

W：那些棚屋穩固的嗎？

培：當初我見到的時候想「這樣也可以居住？風吹雨打的話便會很易倒塌。」

W：看下去很像很鬆散的。

培：看下去很像很危險，但原來不是，是做得非常堅固的。以及，極少有重大的災害，比如火燭，我在那裡幾十年沒見過，唯一一次見過的是我剛剛退休那年，那日是二〇〇〇年七月一日，當地的街坊和校友擺了二十多圍歡送我，因為那裡有新沙棚、新基棚，我們那晚在新沙棚，新沙棚火燭。雖然燒了十多間棚屋，很幸運當晚有校友回來探親和歡送我，有些校友幫忙救火、把老人家們抬出來等等，便減少了傷亡。好似我們的校友黃志全畫畫很厲害的，他棚屋裡的所有畫付之一炬；沒有了。

W：沒有了。

培：最可惜就是這樣，他是很出色的畫家。

W：大澳帶給你很多回憶。退休了，好像你剛才所說，眼睛突然有事在家休息，

在盲人輔導會讀書，讀些復康課程，學用電腦、使用盲人杖。我想問一下你：學完畢業了，有什麼做？

培：學完畢業後發覺復康中心或是盲人輔導會，成立數十年竟然沒有一個校友會或是同學會，我覺得很可惜！我們當時是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那屆，同學們說「不如我們自行組織一個同學會。」大家數人在茶樓聊天而已，好像是黃思芬、汪悅玲、陸又萍、恭秀顏等等，「不如我們自己組織一個」。

W：那班有心人。

培：是。結果大家順理成章組織了起來，第一次我們還用了路息會的禮堂來舉辦活動，當時也有幾十個同學回來。

W：你們會的宗旨是什麼呢？

培：宗旨很簡單：聯絡感情。訂了這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一次聚會，聚會內容就是玩遊戲、聊聊天、閒話家常。或有些朋友是有些音樂天份的就表演一下，比如全叔，楊志全先生幫忙吹奏樂器，大家一起唱歌，我們班中有些同學很喜歡唱歌，表演一下粵曲，或是其他歌曲，玩遊戲、抽獎，開心一下。

W：以我所知，每逢舉行這些組織日常也要開會，你們看不到東西，開會情形是怎樣的？

培：我們是活動前三、四星期開一次，開會的次序不會太頻繁，因為太頻繁會不方便。我們開會是在輔導會圖書館的卡拉 OK 房，大家一起聊聊天，構思做什麼，大家有了共識後，便把整個同學會分為八組。

W：分組。

培：八組，每個組長負責十個、八個會員。有電話沒有地址的。我們全都是用電話通訊，沒有記下同學地址。我們沒有 A 君住哪裡、B 君住哪區、C 君又是怎樣，我們只得一個電話而已。

W：組長負責聯絡？

培：組長一個聯絡十個、八個，所有電話、人名的資料由我一個人負責，全都是我自己打出來的。打好入檔案後便列印出來，再 Send 給組長們。我們看不到怎樣看？組長也會有家人，家人會幫你看。有些組長低視力，低視力拿著

放大鏡可以看到。

W：可以看到。

培：是。

W：電腦也可以用到的，是嗎？

培：電腦當然可以，因為電腦現在有發聲軟件，比如有晨光發聲軟件。我現在自己用電腦也是用晨光發聲軟件來輸入我所需要的文件，有空時我挺喜歡寫東西，記下以往的事情，喜歡打什麼便打什麼。我沒有發表慾，不會 Send 到網站發表；沒有的。當時輔導會經理問我「有沒有放上網給人看？」我說「沒有啊！自己的，是自己私人的一個記憶，記到什麼便寫什麼。」我自己給它檔案名便叫「緬懷往事」。

W：培叔，說起打字，現在很多人使用手寫板，你打字用什麼輸入法？

培：我是用倉頡輸入法的。

W：全部要寫的。（這句話有問題；請再聽清楚。倉頡輸入法是利用鍵盤打字的——我用的就是倉頡輸入法——不能「寫」）

培：沒錯，倉頡輸入法。我不用手寫板的，因為我覺得手寫板很麻煩，以往初時用手寫板寫一、兩個字，怎樣寫也不是出現那字。

W：認不到。

培：可能是我自己或筆順問題，總是認不出，我心裡覺得不行了。當初學校有電腦我也不用，我是抗拒用電腦。八十年代我做校長後也不用電腦，通通也是請書記做。比如我想發一個通告給老師便叫書記起稿，起稿後給我看後認為沒問題，便叫他列印出來，再發出。我是很遲、很遲才學電腦，一九九五年我才開始開電腦，以往有學電腦的堂我也沒上，因為沒用便忘了，瞬即淡忘。到了一九九五年我才正式上倉頡輸入法的堂，特別是在大澳乘船出到來是晚上到教育學院上堂，落堂後又乘船返回大澳，所以出來上堂再回去已是凌晨十二時後。

W：厲害。

培：第二天早上又再上班，但是我也覺得樂在其中。你學了這個倉頡輸入法是永遠的，現在你怎樣問我差不多也懂回答的。

W：是不是啊？

培：我不用看電腦。

W：即場考考你。

培：沒問題，你試試看。

W：「我」字。

培：H、Q、I。

W：H、Q、I，OK。你們自己聽著啊！聽眾可以即時到電腦試一試。

培：嗯。

W：我的名字，陳衍泓的「泓」字。

培：因為是水字部，所以就是水、弓、戈，水弓戈。

W：三個碼。

培：比如「陳」字，N、L、D、W，就是「陳」字來的了。

W：這個我肯定知道，因為我懂的。培叔，再說說同學會，你說一年四季舉辦活動，活動是叫同學出來聚會，有什麼趣事呢？

培：趣事有很多，有時候自己表演曲藝、問答遊戲、或是一些猜謎。

W：即是全部都是自己想的。

培：比如我會自己想一些，我有很多新遊戲在電腦裡的，亦都有些問答遊戲，有時候會請黃思芬幫忙。思芬是我們的隊長，思芬和汪悅玲在復康中心讀書時是班長，所以思芬幫忙。因為思芬以往也是教書的，她在庇理羅士教書，她是官校的教師，又是到後來因視力有毛病才退休。所以有很多人幫忙的。

W：帶著這麼多人出外舉辦活動，其實外界的人怎樣看你們？

培：這個我覺得完全沒有什麼大問題，因為人們怎樣看不用理會的，最重要是自己內心覺得舒服，對嗎？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有問題的，不是視力就是聽力、行動、或是坐輪椅等等，若每件事也在意你便很不開心。

W：是啊。

培：不需要太過介懷的，因為你比起那些卧病在床、癱瘓了只得呼吸……

W：中風病人。

培：退休後，由二〇〇〇年開始我一直做義工，做到視力真的不行了才沒有做。那時每星期我常常探老人院，看到有些長者卧病在床，插滿喉、只得呼吸，我心裡真的覺得很難過，我常常祈禱希望天主快些收回他的靈魂，讓他早日安享在天堂上，所以有時我看到中風、或不能郁動的人很難過。

W：對。

培：我現在是視力不行而已，我的家人照顧得非常妥當，比如我今天出來，家人不讓我自己出來，怕在馬路上行有危險，於是我便找個組長雷燕芳，坐在我隔的就是介芳街坊，一個電話致電給他，他二話不說便「Yes」陪我來。

W：這種情很難得啊！

培：很多謝、很多謝！比如 William 你約我出來，我也害怕的，因為你的視力跟我差不多，可能你好我一點，但大家視力也不行，會害怕的。

W：培叔，你真的懂開玩笑！我完全看不到的。

培：但是你出入自如，你醒目過我很多。

W：年輕膽大。

培：因為我家人警誡我「你七十三歲，出入小心點。」

W：七十三歲。

培：「你有什麼意外我們照顧不到你，到時候把你送到老人院，你願意嗎？」

W：是啊。

培：我當然不願意！我的女兒說「那你便聽話了」。

W：真的要錫身點保護自己。

培：如果不願意便要聽話，所以現在我出入都有家人陪同的。

W：明白。

培：是我太太，因為太太現在不用工作。

W：但是你的精神也很好。培叔，同學會現在有多少個會員？

培：現在在我名單上的應該是七十八個。

W：七十多個，每是人多的組織是非一定多。

培：一定有！

W：你也懂說。

培：肯定有。

W：我想問一下你，你是不是受薪的呢？

培：對不起，「豆令」也沒有，只是付出。

W：香港人很多時候想「培叔七十多歲，退休了享一下福吧，還創立組織出來。」
有時候我還見你找義工、「貼埋錢」，為了什麼呢？

培：沒有為了什麼的，我只是為一班視障朋友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出來，他們從來不會參與路德會、輔導會、協進會的任何活動，你聽不到他們的名字。

W：有一班是年紀較大的？

培：他們只是參加同學會的活動。就算是五十歲多些、四十多歲那些也是參與同學會的活動，在其他會聽不到他們的名字，活動名單內沒有他們的，很簡單：黃年好，你聽不到他的名字；維廣明、鄧昌，鄧昌七十歲，這些人從來不會參加任何會的活動，但是同學會的活動差不多每次也來的。又比如沈美珍「珍姐」、李月娥「娥姐」、或是高生娥「娥姐」、陳清容、廖繼承「承哥」等等。文康年現在是失明人，是佛教會的總幹事，他們不參加任何會的活動，但是當組長通知他們同學會的活動時，便會來參加。

W：就是這份情。

培：是啊。

W：培叔，將來你會繼續舉辦同學會。

培：盡量、盡量，我不會介意參加人數的多與少。

W：繼續堅持。

培：好像去年二〇一〇年九月我們舉辦山頂旅行，當時人數不多，十個左右，我們照樣去，沒所謂的。亦有同學主動贊助給我們，減輕一些朋友的經濟壓力。他們不來沒問題，十個也照樣去，若同學會剩下五個人，五個人繼續去運作。沒所謂的！

W：明白。

培：維持友情。

W：培叔，最後了，如果現在有聽眾好像你這樣，退休了一段時間，但常常覺得社會脫節、家人又照顧不到、子女要上班，常常在家很悶，你有些什麼溫馨提示給他們呢？

培：其實不用悶的，自己先要解開內心世界、開放自己，盡量不要跟人們有爭吵，聽一下收音機、益智講座、或是請朋友幫助帶出來。

W：擴闊自己。

培：擴闊自己的視野，讓自己的眼界廣一些，這樣便開心點。比如我自己以往不

懂吹牧童笛，在輔導會跟程 Sir 學吹牧童笛很開心，當我覺得心裡有什麼煩悶時候，我便拿支牧童笛出來吹一段時間，你的眼和心顧著那些韻律、音色等等，你便會忘記那些不快事情。很多東西叫你不要執著，佛教提倡「不要執著，放下執著，人便會開心」。

W：或是好像你們天主教「常感恩」。

培：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是「多感恩，少埋怨」。

W：明白。

培：你便會慢慢開心，因為若你常常睜開眼怨 A、一會兒又怨 B，你怎會開心？每事也跟人們爭吵一番，一定要贏的便糟糕了。

W：好啊。聽眾們，培叔有一支牧童笛陪伴著他，不知道你們會否找到。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，培叔，下次有機會再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。

培：好，謝謝！

W：再見。

培：再見。